

绘本创作中的“情”与“艺”

——原创绘本《京剧猫》系列形象分析

文 / 重庆大学 · 张华华

【内容摘要】本文在分析《京剧猫》系列图画书角色造型的基础上，结合阅读案例，认为儿童图画书角色的外在形象是引发阅读体验的基础，而角色的性格特征和情感因素是深化形象印记、引起读者共鸣的重要前提。

【关键词】原创 儿童绘本 京剧猫 角色塑造

在“读图时代”的今天，面对引进的儿童绘本占据绝大部分市场，中华文化应有的地位弱化，中国儿童的思想观念和审美趣味受到影响的现状，熊亮作为中国原创儿童绘本的领军人物之一，以给孩子一个“可记忆的中国”为目的，自2007年开始先后出版《绘本中国》系列等带有浓郁中国风情的作品。其中，他将中国戏曲文化元素脸谱与猫脸的花纹结合，创造出了“京剧猫”形象，在《京剧猫之武松打虎》和《京剧猫之长坂坡》及《看不见的马》三本书中都以主角身份出现，引起广泛关注。在2011年第七届中国国际动漫节“美猴奖”评选中，《京剧猫之长坂坡》获得了中国漫画作品大奖和最佳漫画形象奖两项大奖。2012年4月，《京剧猫》成为参加伦敦图画书展的300件作品之一。

一、“京剧猫”角色造型及相关阅读案例分析

京剧脸谱起源于古代的“涂面”或“面具”讲究谱式，已形成的谱式有十多种（称作基本谱式），同一个人物的脸谱在不同的京剧艺术家手中描绘方法也会有细微的差异（称作角色谱式）。熊亮在《京剧猫之武松打虎》和《京剧猫之长坂坡》以及《看不见的马》三本图画书中，用到的武松、张飞、曹操等人物脸谱的谱式都是在基本谱式的基础上加以适当变化形成的，既具有程式化特征，便于识别人物角色，又加入了自己的理解，根据创作需要，突出猫脸上所“长”脸谱的独特之处。三本书的角色造型各具特色，艺术语言各不相同。

1. 动作描绘激发运动体验

在《京剧猫之武松打虎》中，虎斑猫借用本身的花纹饰演了老虎，饰演主角武松的白猫有雄气逼人的两道卧蚕眉，身穿快衣快裤，头戴软罗帽，若不是尖尖的小耳朵和红红的鼻头，其造型更像一个短打武生，猫的特征没有得到充分的突显。配角中有旦角化妆的造型，给人的感觉同样是像画成猫的人而不像画成人的猫。这样的造型与新中国成立初期图画书中的拟人化动物形象十分相似，并没有很强的创新性。但角色的动作描绘是整本书最精彩的部分，武松打虎的整个过程被分解成一个接一个的连贯步骤，有由远及近的

空间感和连续动作的时间感。这种将不同的时间和空间安排在同一画面中的手法正是民间艺术造型的惯用方式。

对连续动作的分解描绘，结合了民间艺术跨越时空的布局方式，促进儿童对空间的整体认识和对时间延续性的理解，有利于儿童将静止的画面进行动态的解读。实例证明，这种表现方式有助于激发其强烈的模仿欲望，促使其在阅读过程中加入肢体运动的体验。在激发儿童阅读兴趣的同时，也感受到了京剧武打招式的奥妙。

2. 细节描绘激起观察欲望

在《京剧猫之长坂坡》里，主角“张飞猫”和“曹操猫”的形象与“武松猫”相比有很大的不同，京剧的脸谱与猫脸的花纹结合得天衣无缝，“猫演员”们都没有穿戏服，而是借猫身上的斑纹作为戏服。“张飞猫”的“花十字门脸”（也称“蝴蝶脸”，鼻端至脑门顶的黑色立柱纹与约略相连的黑色眼窝近似十字形，且加入眉、眼、鼻的勾线变化）十分生动。黑里透红的脸颊和黑色的眼眶、胡须与灰白底色形成对比，黑色的眼眶里出现一双黄色而炯炯有神的猫眼。黑、黄、红、白的色彩搭配鲜明，在突出“张飞”的英勇无畏时也凸显了“猫”特有的眼睛所放出的光彩。“曹操猫”的“水白脸”（也称“大白脸”）在本书中也有其不同于基本谱式的个性特征。例如对眉毛的描绘，基本谱式里用的“枣核眉”曾被郝寿程老先生改成“剑眉”以突出曹操的雄才大略，在“曹操猫”的脸上，熊亮则描出了一对“奸眉”以突出其在本出剧目中多疑的性格特点，同时与猫额头的毛连成一体，相得益彰。在白脸上出现一对淡蓝色的细长眼睛，幽光闪烁不定，加上参差不齐的小尖牙，整个角色性格刻画得入木三分。动作和表情的描绘既考虑到角色的性格特点，同时也具有猫的外部特征，“形似猫而神似人”。

在艺术作品的创作过程中，“常常是欣赏者成了整个过程最后环节”。儿童作为图画书的欣赏者，是图画书创作者必须考虑的关键因素之一。儿童在欣赏图画书的过程中有自己的体会、感受和判断。将特征突出的“京

剧猫”脸部放大到整个页面，正是作者为了加深视觉印象特意而做的细致描绘和精心布局，以便孩子们细心观察“京剧猫”的面部形象特征，在“曹操猫”的眼睛里画出“张飞猫”的脸部，符合儿童关注细节的认知特点。例如，“曹操猫”眼珠里映出的“张飞猫”形象，吸引了儿童的注意力。实例证明，儿童阅读后能够清楚地辨别出“曹操”和“张飞”的基本谱式脸谱图，在家长的讲解下对识别京剧脸谱人物产生很大兴趣，能辨别不同色彩的脸谱所表示的不同人物性格特征：如和曹操一样的“大白脸”是坏人，和张飞一样的“黑红脸”是武将等。这种方式确实提高了儿童对京剧人物脸谱的认知兴趣，使传统京剧脸谱文化在图画书的阅读过程中无意识地得以传承。

京剧脸谱本身具有表现人物性格特征的重要作用，但遗憾的是，《长坂坡》里本应该勇猛英武的“张飞猫”在京剧剧情之外没有一点勇敢的表现，让众多看客猫失望；结尾处草草收场，也让小读者们失望。在“戏”外，“京剧猫”的性格特征不但没有得到充分展现，而且与脸谱图式几乎完全没有联系。每只猫除了有脸谱的区别以外，缺乏独立的性格特征，形象较为单薄。成功地借脸谱表现人物性格的例子有很多，例如：由著名漫画家华君武编剧，1956年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出品的《骄傲的将军》中，红脸的“将军”借用了京剧脸谱的造型，突出其勇武、骄傲的性格特征；1983年出品的《天书奇谭》里的“袁公”借用了京剧脸谱形似关羽的形象以突出其正直无畏的性格，独脚狐狸借京剧脸谱的“丑”角儿形象以突出其愚蠢、笨拙等。如能在京剧表演之外，加入贴近本身性格的有趣故事，对“京剧猫”进行个性化语言、动作等全面的描绘，应该会使每一只猫的形象变得更加丰满，故事情节也能得到充实。

3. 虚实相生引导想象空间

熊亮自幼熟习《芥子园画谱》，因此在《情韵中国》系列之《看不见的马》中运用了国画手法，用色简单，用笔轻松，重神忘形，用计白当黑的中国画表现手法体现独特的中国审美情趣。与前两件作品相比，这件作品塑造的

主角“关公猫”形象更简练,特征突出。仅用了“面如重枣”和几缕胡须这两个特征就将“美髯公”关羽描绘出来。为了突出画面的“气韵生动”,同时表现京剧与国画共通的特点之一:虚灵的空间,在描绘骑马的动作时,仅用左手一根马鞭,右手一根缰绳,加上关公“趟马”的动作,便将“轻风惬意马蹄劲”的场景表现得淋漓尽致。戏曲艺术中“虚”与“实”的结合被运用到图画书的创作中,使舞台上的“空景”再现,体现了“无可绘”的中国美学精神。整个故事中,“马”的形象始终没有出现,但通过关公骑马、马童牵马、船夫拉马等动作,让观者可以想象出心中的马。从外部形象与传统的结合到内在传统审美意蕴的表达,熊亮在创作过程中不断进行着探索和尝试。以“气韵生动”“虚实相生”描绘的具有中国画特色的画面,加上以“形”写“神”的人物刻画,将传统美学观念运用到了儿童图画书创作中,为儿童的阅读过程提供了全新的审美体验,在欣赏画面的同时,了解京剧表演的独特方式。

对艺术作品的欣赏还有一点不容忽视,即欣赏主体的文化心理结构。阅读案例中,儿童在阅读本书时能够通过角色的动作猜出“马”的位置,想象“马”的动作,但觉得没有出现的“马”很奇怪。对“关公猫”,“面如重枣”的“美髯公”形象印象深刻。但旁白的词语有些不能理解,看完以后觉得故事情节简单,缺乏趣味。对“关公猫”以动作所表现的“无马”之“马”的理解,需要结合中国戏剧和绘画的审美意趣,以实现心理的“完形”。虽然儿童对图画书的叙述与表达有着天然的,有时甚至比成人还要敏锐的观察、发现与领悟能力,但从现实的阅读情况看,成年人的参与可以多方面满足儿童的情感和心理需求,同时提供阅读方面的引导和协助。这种图画书阅读过程中的传授和训练,正是构建儿童文化心理结构的过程。由于作者以自己的经历为出发点,在表现中国审美趣味的同时,忽视了儿童图画书情节的趣味性,从开头的“骑马赶路”“过小溪”“过独木桥”“拔刺”“上船过河”——直到结尾“休息”都没有“包袱”,很难吸引儿童反复阅读及品味个中妙趣。这样的文化心理建构过程显得太过刻意。如能在“马”行进过程中加入具有中心意义的有趣情节,而不仅是赶路,将更能激发儿童阅读和观察的兴趣。

二、绘本创作应做到“情”与“艺”结合

松居直先生说,“好的图画书”会用“趣味盎然的方式,呈现孩子喜欢的事物,让孩子可以清楚地看见,并且深深地被感动”。其中提到的“感动”之“情”正是中国民间艺术的创作源泉,也是决定创作对象外形的重要参

考因素。因此绘本创作的过程中,既要考虑到创作者的“情”,也不能忽视阅读绘本的儿童的情”,推而广之至人类共同之“情”。

1. 创作的情感开端

熊亮认为好的图画书首先必须发自内心,用自己的生活创作。因为被屋檐上的流浪猫打动,加上对京剧的喜爱,他便将中国戏曲文化元素——脸谱与猫脸的花纹完美结合,创造出了“京剧猫”形象。以上三部作品中,熊亮用了不同的手法进行“京剧猫”的形象塑造。从《武松打虎》中的“外形似人”到《长坂坡》中的“形是猫、神似人”,再到《看不见的马》中“似与不似”“以形写神”的国画手法,对如何在儿童绘本中突显“中国文化”特色不断进行着尝试。将传统的京剧文化以儿童绘本的方式进行重新诠释,提高了儿童对传统戏剧的认知兴趣,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传承文化的目的。以自身的情感体验为绘本创作的初衷,是许多作品成功的原因,但囿于京剧文化一隅,难免失去对人物京剧表演之外性格特征的表现和京剧舞台之下生活场景的描绘,重在表演而轻生活,忽视受众的“共情”,重自身情感表达,能够创作出精彩的画面和动人的形象,共同的情感体验却对受众进行了选择。

2. 受众的了然同情

如果陪同小读者阅读绘本的是喜爱京剧的老北京人,相信在阅读《京剧猫》系列绘本时一定能为孩子讲得绘声绘色;如果小读者出生于梨园世家,自小便有观看京剧的亲身经历,阅读时一定也可以理解作者的表达意图,感同身受。但面对全国文化背景各异、生活环境不同的广大读者,由于三本书里对“京剧猫”在舞台下的表现描绘较少,小读者无法了解京剧猫的日常状态,因此很难感知京剧猫对京剧表演的热爱之情。从每只京剧猫的外形特征,可以看出其或笨拙勤奋(如虎斑猫),或灵活友善(如“武松猫”),这些性格特征应该可以通过更多的行为表现出来。遗憾的是该系列作品中除了描绘京剧猫对京剧表演的热爱之外,极少对个体的描绘,没有性格点和习惯性行为方式,没有吸引儿童的精彩情节,因此难以让小读者留下除去外在表象之外的深刻情感体验。了解了故事中人物角色行为的原因动机,才能体会行为过程中的感受,这种“参与感”正是绘本打动读者的重要因素。

3. 力求普适共情

许多经典的绘本形象或动画形象,都是立足于人类共同的情感体验进行创作的。以“猫”的形象为例,美国吉姆·戴维斯创作的“加菲猫”最早以漫画形象出现,1978年至今仍然活跃在影坛。加菲猫有爱吃千层面、喜欢

看电视等生活习惯以及慵懒、狡诈、虚荣、自恋,同时有责任感强、比较独立、坚强等性格特征。20世纪40年代米高梅公司出品的动画《猫和老鼠》中的“汤姆猫”,也具有懒惰、恶作剧、贪恋美色等性格特征。作者在描绘角色时加入了诸多美国文化元素,其中的生活态度和精神情绪不知不觉中对儿童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产生影响,同时表现了人性中共同的弱点,容易引起共鸣。再看中国原创动画《黑猫警长》中英勇机智、正直无畏的猫警察形象,完美高大,是正义化身,这与中国传统的“惩恶扬善”观念是一致的,目的是引导儿童的价值观和确立道德标准,也能与小读者心中的英雄主义情结相呼应。“京剧猫”的文化身份确立以后,应该还有很大的创作空间,以普适的情感体验得到更广泛读者的关注。

结语

与成功的动画形象对比,外形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京剧猫”,如果能更贴近儿童的现实生活空间,给角色以个性化的语言、思维和行为方式,使角色有血有肉,生动有趣,以提高儿童对角色的认同感。在此基础上,以该形象为载体,寻找现代生活中传统文化的印痕,将文化的定义扩展到日常生活之中,会让孩子不但喜欢而且能感同身受。中国民间艺术的创作本着“有情必有艺”的人本化创作原则,将个人的情感融入艺术创作中,使观者亦能感受到其中的“情”。将外部艺术形象与内在精神情感相结合的创作方式,是对我国民间艺术“有情有艺”之创作原则的继承。在儿童本位的思想基础上寻找一种普适性的情感表达和体验,找到人类情感的共同通道,如此才能传播中国文化的精髓,创作出能让中国孩子喜欢,也能打动世界儿童的中国原创绘本。

参考文献:

1. 王林. “绘本中国”, 带我们回家. 绘本中国导读手册. 明天出版社, 2007
2. 龚和德. 京剧脸谱研究(一). 艺术研究, 2003. 7
3. 龚和德. 京剧脸谱研究(二). 艺术研究, 2003. 8
4. 龚和德. 京剧脸谱研究(三). 艺术研究, 2003. 9
5. 左汉中. 中国民间美术造型. 湖南美术出版社, 2010
6. 丁月华, 李波, 朱锦秀. 艺术心理学. 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2
7. 宗白华. 美学散步.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1
8. 陈晖. 图画书的讲读艺术.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2010
9. 松居直. 幸福的种子. 明天出版社, 2007
10. 梁永峰. 中国儿童读物插图现状与对策研究. 艺术教育, 2007. 2